

流逝的岁月

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

李新回忆录

李 新 著
陈铁健 整理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

李新回忆录



李 新 著 陈铁健 整理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 / 李新著. —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203-06240-0

I. 流… II. 李… III. 李新 (1918~2004) — 回忆录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9174 号

流逝的岁月

著 者：李 新

责任编辑：杜厚勤

选题策划：北京汉唐阳光

装帧设计：思想工社

出 版 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4922235 (综合办)

E - mail: fxzx@sxskcb.com

web@sxskcb.com

Renmshb@sxskcb.com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承 印 者：北京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8.75

字 数：29.8 千字

印 数：5000 册

版 次：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6240-0

定 价：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怀念我遇到的第一位共产党员李新同志

王 蒙

李新同志是我此生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员。1946年，他参加当时叫做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跟随中共的代表叶剑英元帅来到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作为先父的客人，在一个晚上他来到我家。我当时只有十一岁半。他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一个是讲自我批评，我当时不记得什么事与姐姐有一点争吵，他就提出来我应该作自我批评，这对于我完全是崭新的概念，崭新的思路。我一开头老大不乐意，但是在他的无可抵挡、无懈可击而又春风化雨的逻辑说服下，我终于心悦诚服。第二是我当时被学校委派去参加全市的中学生演讲比赛初中组。这个演讲他干脆出主意，要我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联系实际，鞭挞时弊，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我记得我讲演中提及在垃圾堆上捡煤核的贫民儿童，就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例子，证明国民党没有实行民生主义，立即受到李新同志的赞扬首肯。

我在自传《半生多事》中相当详细地写到了这一段。此前我恰恰在广播中听到国民党市社会局长温崇信的讲话，他的公鸭嗓子，他的满口空话套话陈词滥调，与李新同志的言谈成为鲜明的对比，我体会到一个政党的前景，从它的文风上已经可以看出端倪。我还说，一个政权的衰落是从语文的腐烂上开始的，可见我印象之深。

解放后不久，我随先父去过一次李新同志那里，似乎是参

加一位老同志王南的婚礼，记不清了。我知道，他是党史研究的专家。

这样一位前辈已经在几年前过世了。此次有机会读到他的自传的一部分，真是令人感慨。他在书的开始所讲的关于写真话的想法，关于拍马式的史料的抨击，还有他的诗，也令人感到他的一身正气，甚至是迂直的书生气。虽然我作为后辈不该这样放肆地说话。

可惜了，当年李新同志在世时无缘朝夕请教。同时我也感到幸运，有机会对他的早年回忆录先睹为快，并为其出版写几句怀念的话，怀念李新叔叔，也怀念那个时代，那时节革命人充满了真诚的理想与献身的热忱，哪怕是带几分天真。

李新同志的在天之灵安息。

序 二 岁月的分量

李 锐

把《流逝的岁月》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看过之后，心里更是百味杂陈，久久不能从沉重当中自拔。心里反复掂量着“岁月无痕”这句话——它到底说的是人对于时间的无奈？是无可反抗和逃遁的接受？还是彻悟之后的平静？不管到底是什么，当亲人和挚友的生命终于无情的流逝，终于被岁月掩埋，并且终于无痕的时候，怀念就像疼痛的波浪，一波又一波地涌上心头。

李新叔叔的名字是我小的时候从父亲嘴里听到的。父亲在家里是个严厉的人，平日不苟言笑。但是父亲爱酒，关于他的身世，他的学生时代，他的革命生涯，他的被审查，甚至他会唱的抗日歌曲，我们大都是从他酒后的闲谈中听到的：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少不更事的我们，从来没有体会到父亲酒后闲谈中的沉重。也不知道李新叔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总是出现在父亲的回忆和闲谈当中？

现在，手里捧着这本沉甸甸的《流逝的岁月》，在李新叔叔的回忆中，忽然回想起父亲曾经的酒后闲谈，忽然清晰地看到那么多曾经不被我们理解，也不被我们确切了解的人和事，渐渐无痕的岁月忽然间波澜骤起，久久难平。

记得父亲曾经不无自豪地提到，当年在“一二·九”运动中，他们重庆川东师范学生会的“三李执政”，但是到底“三

序

二

003

李”做了些什么？只了解一鳞半爪。也曾经不大明白来龙去脉地听父亲讲过，他们一伙热血青年是怎么从四川步行到陕北投身抗日战争。还曾经断断续续听父亲讲到他是怎么在延安的窑洞里接受“审干”。因为年龄的关系，许多事，许多人，对于我都像是遥不可及的传说，都像是墙壁上斑驳漫漶的残迹。但是现在，一切都原原本本地出现在《流逝的岁月》中。就像李新叔叔说的，“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要如实地把真人真事写出来”。

七十多年前，一群四川的热血青年，为了抗日救国，为了参加革命，冒着杀头和坐牢的危险走上街头，走向延安。如今，他们早已不在人世。连写下这本回忆录的李新叔叔，也已经魂归大海。不止他们，当年所有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如今都早已经不在人世。他们所赢得的胜利和辉煌，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错误，他们所遭遇的残酷和幻灭，随着他们的谢世，也都已经成为“流逝的岁月”。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太多的革命、铲除、打倒。可是，那个一次又一次被打倒的历史，却从来也不能被消灭。它一次又一次地浴火重生，它一次又一次无远弗届、无微不至地来到我们中间。于是，流逝的岁月，一层又一层地在心底沉积出难以泯灭的分量。

李新叔叔在世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没有想到，竟然在他的回忆里这样生动亲切地看到他，看到我父亲，看到他们那一代人的燃情岁月和蹉跎人生。逝者永去，可他们却又凭着历史的潜流，无远弗届、无微不至地来到我们中间。

2008年10月15日，于太原

前 言^{*}

近年来出版了很多回忆录。我看过的也不少，颇受教益。通过回忆录，使我对许多历史事实了解得更加具体和丰富。但是，大多数的回忆录都“隐恶扬善”，无论对别人或对自己，都是拣好的说，坏的不说或少说。其实这也难怪。人们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关于自己，多半爱说“过五关斩六将”的事，至于“走麦城”，连提也不愿意提。对别人，一般是爱说别人的坏话，能为别人说好话的并不多。因此“隐恶扬善”只要说的是真话，就应该说是不错的了。至于那些谁当权就为谁说好话，谁倒霉，就说谁的坏话，甚至伪造历史、取宠求荣，这样的为拍马而写的“回忆录”，一切正直的人，都会对它不屑一顾，虽然也能凭权势而畅销一时，但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写回忆录，按理我是没有资格的。记得50年代末，我在成都帮助吴老（玉章）写回忆录。在写留法勤工俭学时，恰好陈毅外长从国外回来，也住在成都金牛坝。既然住在一起，我便过去访问了陈毅。他对留法勤工俭学记得很清楚，因此谈得很详细。他除谈了事实经过之外，还提出了一些非常宝贵的意见。他说：“赵世炎当时是党员，当我们在里昂被抓起来、关起来后，他却溜之大吉，一直跑到苏联去留学；而我们这批被捕的人，则被押送回国。他虽然是我党著名的烈士，我一直认

^{*} 此前言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回望流年：李新忆救亡与抗战》中的“前言”。

为他当时这样的做法是不好的。领头的党员当逃兵，在群众中影响很坏。”陈毅由此更谈到我们的白区工作。他说：“我们的军队打仗，党员是冲锋在前的。但在白区游行示威，党员却躲在后面，把非党积极分子推到前面去，因此被捕的多半不是党员。我们还认为这样很‘策略’。结果，非党同志为我们被捕、被杀头，使我们大大地脱离了群众。这样做是不符合列宁主义的。你们看，‘血的星期日’不是布尔什维克领着群众一起去流血牺牲吗？”陈毅的谈话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谈完后，我说：“陈毅同志，请你再谈一次，我给你写成回忆录。”他说：“写回忆录，我没有资格。”我说：“你是元帅嘛，怎么没有资格？”他说：“留法的时候，吴老已经是名流了，我还是娃娃呢。”因此，此后我没有再找他谈回忆录的事了。陈毅尚且说他没有资格写回忆录，那么，我还有什么资格呢？

我是一个历史工作者，研究历史的人。我认为写历史应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来写，把它写成信史、真史。但这样做是很难的，有各种各样的困难。自古以来，要想写真史，首先在政治上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明写真史会遭到杀身之祸。但是，中国的史学正因此而形成了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传统。即认为写史而不真，有违史德，丧失了史学家的良心。尽管有不少“史学家”由于昧心写伪史而飞黄腾达，但悠久而光荣伟大的史学传统并没有完全失坠，它依然存在于史学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

因为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都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因此我必须写回忆录。对于那些“隐恶扬善”的回忆录，虽然并没有隐去真事，但它毕竟太不全面，我也应该就我所知，加以补充，以便后人对真相不致以偏概全。总之，我写回忆录是应客观的要求，至于够不够资格，我不管它了。

我写回忆录的目的既然是这样，那它就不能像文学作品

《红楼梦》那样，把“真事隐去”，而要如实地把真人真事写出来。可是这样的回忆录是很难发表的。所以我的回忆录都只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保存，并不想发表。

那么，现在为什么又出版这本回忆录呢？说来话长。大概是1995年吧，组织上考虑让我离休。既然要离休，就得确定我的工龄。从前，我的工龄都是从1938年，我从陕北公学毕业后算起的。对此，我一直没有计较甚至没有注意。后来，我发觉抗战前参加工作与抗战后参加的待遇大不一样，而且，提拔干部也是一个大界限。因为解放初，邓小平就要我去西南局任青委书记并兼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那就是副省长的待遇了，但吴老没有让我离开中国人民大学。而在中国人民大学评定级别时，我就是行政九级（以后一直没有增长），也不算低。那时人们对级别的概念不像现在这样浓厚，现在是连和尚、道士都有级别。现在既然要离休，工龄就不能不计算。现在是，凡参加过“一二·九”游行、跟着喊过口号的都算参加了革命，而我那时是重庆学联主席，能不算参加革命吗？何况我们被开除学籍以后，留下来没有被开除的人，现在都被承认是参加革命了。因此我请党委进行调查，解决我的工龄问题。党委根据我写的回忆录《风雨巴山》，派人去四川调查，结果证明我写的完全属实，毫无虚假。四川当年从事学运的老同志们看见这篇回忆录后，都劝我将它发表。我说：“其中的真人真事，不隐去能行吗？”他们说：“没有关系，顶多，对个别的人，你替他改一下姓名就行了。”为此，我才准备在党史出版社出版我的《风雨巴山》。出版社的同志对我说：“光出版《风雨巴山》未免太单薄了，要出，不妨多出一些。”既然出版社愿意多增加一些内容，我于是便把这次的回忆录增加为《救亡与抗战》，把从“九一八”到抗战胜利（1931~1945）这一段时期现成的几篇汇集到一起出版。这便是这本《救亡与抗战》出版的由来。

八年抗战，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时期。无论是关于游

击战争、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统一战线、国共摩擦斗争以及整风运动等等，我都必须写，也准备写。例如我现在正写着的《中共北方局整风记》就是非写不可的。但要发表就很难了，大概要等10年以后吧？这并非是我的顾虑太多。我已年届八十，并且早已有安身立命之所，不必为“稻粱谋”了，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只是因为其中说到的人和事，距今太近，有的还活着，即使本人不在了，他的亲属还多嘛，何必要引起他们的不安呢？而且，有的领导人从政治上考虑，出版社从风险上考虑，都不愿出版这样的回忆录。因此，我一定要写的这些回忆录，暂时只能送存党史机关，束之高阁。但并不是要“藏之名山”，而是要等到适当时机才把它发表出来，最好是等死后才发表。“死后是非谁管得”，那时候什么评论都听不见了，多么干净！张学良要把他的回忆录留到下世纪（初）才发表，其用意很深，也可以说用心良苦。我认为他这样做很明智，所以我的某些回忆录也要留待将来发表。

以上，我把为什么要写回忆录，为什么要发表这本回忆录，以及发表的回忆录为什么只能是目前这个样子（不成样子），都如实地说明了。我写了这些，作为本书的前言，一则是请求读者谅解；二则是希望得到指正，以便今后能写得好一些。

1997年4月

续 前 言^{*}

在出版这本新的回忆录（名为回忆录续篇）时，本拟写一篇新的前言，但一看原来的前言，内容仍不能去掉。如果重新再写，势必有许多重复。为此，就像书名叫续篇一样，前言也叫续前言。

在出版第一本回忆录的时候，我本来的意思，专名就叫《李新回忆录》，简单、明了而又朴实。但同志们认为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应该有个引人注目的书名，于是便有了《回望流年》这个标题。为了封面美观些，在标题两边，分别又加上了两个小字的副标题：右上方是“忆往事之一”；左下边是“李新忆救亡与抗战”；并且找了一幅“一二·九”游行的照片作为整个封面的背景。这样，封面是比较美观了，但标题字面的重复是显而易见的，可谁也不管它，我也来了个“吾从众”。

现在要出版第二本回忆录了，封面上的标题怎么办呢？我的意见还是和第一本那样：中间是《回望流年》，右上方改为“忆往事之二”；左下方改为“李新回忆录第二集”。但出版社的同志们认为那样太重复了！都主张把“第二集”改为“续篇”。既然大家都这样主张，我只好又一次“吾从众”。

新书叫续篇，前言叫续前言就更合适了。续前言要说明的问题不多，主要有两点：

第一，原前言说有些事和人现在不宜说或不宜直说、多说，

^{*} 此续前言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篇》中的“续前言”。

甚至要等到死后才发表。但现在一想，那样不对。必须当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我就应直接真姓真名地说到他，他如果认为不合事实，就可以起来辩正；如果等他死后我才写到他，那么，别人会认为我是捏造，尤其是他的亲属会说我写的不合事实，则别人会相信其亲属而不相信我写的。因此，我这本回忆录写到了许多现在还健在的同志，并且其中有不少同志自己还写了回忆录（有的是著作或文章）。这样最好，让读者来评判谁写得真，谁写得假；谁写得偏颇，谁写得全面。书印在纸上，白纸黑字，当今和后世的读者总可以从中求得比较接近于真实的东西。任何欺骗，只能一时起作用，对少数人起作用；绝不可能永久对多数人起作用。

第二，因为这本新书的内容，在时间上包括了我的童年直到全国解放以后，所以小字副标题就取消了时间的限制，而总称之为回忆录续篇。

以上所述，就算是续前言吧。

1998年9月

目 录

序 一 / 王 蒙

序 二 / 李 锐

前 言

续前言

故乡·童年

(1918-1930·四川荣昌)

003	李家沟
006	太星寺
009	安富镇 (烧酒坊)
015	大观小学
019	荣隆场·蒋姑爷
028	全县会考和考棠香中学
030	相 亲

九一八之忆

(1931·四川荣昌)

035	邱老师的运动经
037	“不抵抗将军”
039	到城内去游行!

044

演戏募捐

一·二八之忆

(1932·四川荣昌)

053

古桥送别大哥

060

一·二八抗战

065

大哥之死

067

《回春之曲》

069

感 怀

风雨巴山

(1934-1935·四川重庆)

075

布衣协会

084

众志学会

092

雨后凭栏

098

重庆学生哪里去了?

106

学生救国联合会

113

学联活动的展开

120

绝不交印

131

被川师开除

138

教我如何不想她

149

别了, 重庆

反“扫荡”的回忆

(1942·晋冀豫)

- 159 二月扫荡
163 五月大扫荡
176 左权将军之死
179 扫荡之后

中共北方局整风记

(1941-1943·晋冀豫)

- 185 彭德怀走了
190 邓小平来了

难忘的 1945 年

(1945·河南濮阳、杞县)

- 199 太岳区所闻
200 赶回北方局
201 直下中原
202 在濮阳的争论
205 难忘的奇遇
207 赶赴豫东
209 在杞县工作
212 大李庄坐村
215 抗战胜利
218 重返太行

在永年做县委书记

(1946-1948·河北永年)

227	怎样看暴行
233	试胆量
239	施庄坐村
247	参军与战勤
254	全国土地会议
262	冶陶会议
268	解放永年
273	开门整党
283	生产推进社
291	与任弼时的三日长谈
300	告别永年，重访永年

中国人民大学“三反”记

(1952·北京)

309	范长江到人民大学
311	党组紧急会议
314	劝阻学生请愿游行
318	“三反”和“反三”
321	各单位作检查
325	反贪污、打老虎
329	胡锡奎和成仿吾间的矛盾